

心/香/一/瓣

## 呼拉草



周志明

它是父亲从大漠带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父亲称它呼拉草。它的茎叶像发丝一样细弱，密密匝匝地挨着，呈病态似的暗黄色泽，没有生气。它垂在花钵的周边，始终耷拉着脑袋。

我家窗台虽然不大，却种有君子兰、杜鹃、绣球花、九里香等。它们姿秀色美、生动灵气，十分讨人喜欢。可它——那位叫呼拉草的，硬是把那些名贵艳丽花草挤到窗台的角落，占据着显要位置，这让我在不舒服的同时，又生出些许的忿恻。

我知道这是父亲的主意，我不明白他要承袭什么？想问，没敢启齿。我曾试图把这既无观赏价值，又无药理作用，更无名贵身份的野草扔掉。做过一些准备，但是很快就放弃了。当过兵的父亲，脾气不温和，劲头很大，背离他意愿和情感的事，后果我是知道的。

记得有一次，我搭着一条小凳到窗台取东西，不小心滑倒，慌乱中抓断了几根丝线一样的茎，第二天就被心细的父亲发现了。他凶巴巴地把我叫到跟前，拉开架势就要动手，要不是母亲用身子挡住他，我就遭殃了。但他还是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那副严肃的、怒不可遏的样子，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喜欢摄影。有一次，厂里搞摄影比赛，他端起相机，围着呼拉草一阵狂拍。拍完，送到相馆洗成照片，拿去参赛。那时，我已上初中，觉得可笑。摄影作品如果题材没有选好，甭管你如何用光，如何调整光圈和速度，获奖都是不可能的。但鉴于父亲的执拗，我啥也没说。

父亲对这盆植物的情结让我想起不少文人的偏激嗜好，不可理解的是，父亲不是文人。傍晚或清晨，我常常看见他伏在窗台，久久地凝视那位来自大漠的“客人”，轻轻地把它零散的垂在四周的如发丝一般的茎叶捋顺，让它看起来更顺滑，更齐整。偶尔，我还会听到他的嘀咕声，显然，他在跟它叙述什么。

有年暑假，母亲歇了小店，父亲把他几年的休假凑到一块，我们一家三口回了一趟河北老家。我们计划一个月返回，谁知，那年夏季特别热，烈火似的太阳炙烤着山城大地。亲戚们打电话来，直喊受不了，叫我们缓一缓再回来。于是，我们又在北方待了一个月。回来后，我发现，窗台上的奇花异草都被烤焦了，昔日的“公主”和“王子”们死得很惨，残肢断臂横七竖八。

然而，唯有呼拉草还在，还活着，依然是暗淡的黄，依然是羸弱的瘦，依然是细细软软地垂在花盆的周围。

这让我惊诧不已，呼拉草是高寒植物，傲雪凌寒抗风暴是它的本领，可它是怎么扛过山城火一样的酷暑的？

父亲当兵的地方，地图上找不到的。那是一个极寒之地，沙尘风暴肆意横行。方圆百里杳无人烟，寸草不生。父亲说，在那里，不管什么美丽名贵的植物都无法生存，连侥幸存活的机会都没有。只有呼拉草，它伏着身子，紧贴地面，目光炯炯地、始终如一地、毫无变色地蔑视风暴和严寒的酷暑。

可惜，那阵的我，无法透彻地理解父亲。后来历经的事情多了，才逐渐明白，父亲是把呼拉草当成了自己——当成了在哨所顶风冒雪巡逻的自己。在他看来，矢志不渝的坚贞和刚强是他和它的生命写照。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寒冷的夜里，父亲会突发疾病离去。他一向健康，这一突发变故，让我和母亲都喘不过气来，人像傻了一般。父亲走时啥也没来得及交代，我想，要是能，他一定会再说一些关于呼拉草的事。

第二年，我家老房子要拆除。乔迁是在清晨，雇的是一家搬家公司。对窗台上的花钵盆景，工作人员照我的要求，都小心翼翼地搬走了。最后只剩下呼拉草。

母亲犹豫一阵，说它年生不短了，早就过了生存期限，丢了吧！

我挥挥手，工作人员就走开了。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它孤零零地呆在空空的窗台上，依旧是从前的老模样。我突然有些伤感，耳边响起推土机的轰鸣声，看见瓦砾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倏然返身，毅然决然地走到呼拉草跟前，将它揽进怀里，紧紧抱住。然后，大步走出了房间。

(作者单位:重庆渝南科技集团)

新/作/者/

## 一米阳光

周玉建

我曾住在几幢青砖楼房围成的一个四合院里，因为房屋太老旧，住在这里的几乎都是租户。

从一条黢黑狭窄的巷道进去，里面就是一个不大的水泥坝子，在那些条石堡坎上长出些青苔蕨草洋蒿之类的植物，这是虫子们的快乐天地，也是院里孩子们经常光顾和游戏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捉猫，打游击战，喂蚂蚁，享受着童年的快乐。

我每天骑车上班要从这里经过，只要天气好，就可以看见在底楼一家安了黑色防护栏的阳台里，坐着一对母子。母亲八十多岁，一头白发。男子四十多岁，不怎么说话，脸色微红。阳台不大，大约三平方。平时他们静静地坐在阳台看那些孩子嬉戏，一脸恬静，时间似乎凝固了这两张毫无表情的脸。

底楼旁边是车棚，我每天取自行车都要从他们的阳台边经过。阳光斜斜地从高楼外的天空泻下，流进防护栏，铺满阳台的每个角落，照在那对母子身上。可惜阳光太吝啬，约莫半个小时的光景就又慢慢升高，跑到那些高墙上了。这一天太阳算是光顾过了，阳台只剩下一片阴凉。

他们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母亲双手搭在膝上，男子大多时候趴在防护栏前的台沿上，他们既不说话，也不怎么动，很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更像一尊写实的母子雕像。母亲有时也拿把小菜到阳台上来择，当有人经过时，男子就用热切的眼光注视着，好像看见什么新鲜东西样。每天，这对雕塑就这样忠实地守望从天空泻下的光亮。

岳母在乡下种菜，常常挑了新鲜的时令菜蔬到跳蹬河市场卖。从岳母的摆谈中知道那男子小时候从他母亲背的背篋里摔了出来，脑袋着了地，从此手和脚都瘫了，只能杵着小木凳从这屋挪到那屋。那位母亲也很少出门，在家里忙活或是陪着他，只有出去买菜时，才可见她蹒跚着。这位母亲就终日围着她的儿子转。像大多数平凡的母亲一样，岁月侵蚀了她的身体，已经不再硬朗，她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些悲伤和不耐烦，更多的却是平静和慈祥。

有一天，我去停自行车，经过防护栏，那对母子还是忠实地坐在那儿，享受阳光给他们的半小时温暖。停完车出来，又遇上男子热切的目光，脸憋得通红，嘴里呜呜着似乎说着什么。我放慢了脚步，留意地看了看他。因为很少与人交流，他的发音含糊不清，我无法听明白，最终还是他母亲转达了意思：问我有没有一年级语文书，他想学认字。

我说，我回家找找看，一定给他带一本来。下午，我去了趟新华书店。回家时，我把一本崭新的二年级语文书从防护栏递给他，说：“找到了，正好还有一本。”他接过书，两手不停地比画着，口里发出奇怪的音节……

只要天气好，太阳的光芒就会铺满那个一米见宽的阳台。那对母子还是那么忠实地守望着过往的行人，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一脸的恬静，他们珍惜着生活中每缕宝贵的阳光！

(作者系永川区作协会员)

风/物/记

## 烽火台



周康平

这里是阳关古道，这里是回响着千古绝唱的边塞关隘。

走在通往大漠深处的栈道上，不远处有一道被铁丝网隔断了土堆。那是一片呈斜坡状的厚实土堆。寸草不生的土堆被黄沙遮掩得若隐若现。这不是天然形成的土堆。土堆的高处，矗立着一座低矮残破的烽火台。耀眼的阳光从西面斜射而来，烽火台的墙体被照射得一明一暗。那面色泽灰暗的墙体，借助地面的反光，墙面如同岁月苍老的容貌。另一面被阳光直射的墙体，看上去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如同千军万马蹂躏过后的痕迹。我知道这些痕迹的来历，那是千百年来，大漠之风对烽火台的无情肆虐。

我相信眼前的这片土堆不是普通的土堆。我此时看到的这座烽火台，也不是它真实的历史模样。我不知道修建这座烽火台的将士们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乡来自何方，这些细节只能由我的想象去勾勒完成。我能想象这些修建烽火台的将士，他们的故乡一定是山清水秀的美丽村庄。他们却在这片苦寒的边塞，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的烽火台。我层层展开的联想，让我寻找到了这片土堆的过往，这片厚厚的土堆，只不过是烽火台倒塌后的历史遗存。这座用泥土夯筑的烽火台，历经了岁月的滚滚狼烟，目睹了无数次的战火纷飞，见过万千箭矢射向了外敌入侵的铁蹄，也泪流满面地迎接了一批又一批马革裹尸的壮士。

我相信，这座日夜守卫着大漠边关的烽火台，只是边关千百年来无数烽火台尚存的代表。一座又一座的烽火台，贯穿了西域边关的漫漫长夜。这条连绵起伏的边关，烽火台的时光至今还留有秦时军民与汉时守军的枕戈待旦。烽火台的周围，还有大清军士浴血奋战的鼓角声声。

烽火台演绎不尽的故事，是它厚实的墙体，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守边将士。不需要什么挖掘，只需低头凝视，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漠，我脚下的每一片碎石，每一粒黄沙，都是大漠边关无数往事的封存。

阳光古道，夕阳斜照。霞光下的烽火台，如同一尊精美的塑像，伫立在大漠的中央。忽然，驼铃声在我耳边响起。我循声望去，烽火台的上空，正回荡着驼铃声的悠长。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诗/绪/纷/飞

## 以山河之名

——致敬卢作孚先生



简云斌

先生，站在你面前  
就像面对一座高山，一条江河  
你目光清澈，神情平和  
让我想起故乡的滩坝、竹林与梯田  
想起淳朴的父亲，坚韧的兄长  
想起那艘顶风冒雨的船  
在纤夫谣中永不停歇地穿行着

这一生，你走过漫长路途  
从合川肖家场到北碚，重庆，中国  
从一名穷苦少年  
到教师，记者，实业家  
爱国者，北碚之父，中国船王  
爱如山河，热血与汗水  
融进疮痍大地  
生长出黄葛树一样的根叶

先生，你以清澈的江水灌溉乡村  
以文明、创造与美  
焕新一座有情有义的城市  
你以清瘦的身躯  
锚定一条大江的航向  
让伤痕累累的船队逆流而上  
让疲惫的工人、士兵、难民  
在波涛汹涌的夔门  
坚定抗战的信心与勇气

一生中，你奉献了所有  
自己只穿一件麻布中山装  
在这个艰难的时世  
一遍遍地奔走着，呼唤着，奋斗着  
像黄葛树一样攫紧脚下岩石  
为苦难的中国留下  
一脉工业之魂、救国之魂

先生，无论走过多少风雨  
你的步子始终那么沉稳  
目光温和，内心刚烈  
留下一个宁折不弯的背影  
——卢作孚，或  
一座高山，一条江河，一棵大树  
都是你的名字  
永远镌刻在千里巴渝大地

七十多年过去了  
先生，故乡依然记得  
以泪为酒，以山河之名  
向你致敬——  
那些涛声，你还能听见吗  
那些云霞，你还能看见吗  
它们多像你清澈的爱  
久久，久久，涤荡着尘世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